



圖一 傳高克恭 林巒烟雨圖 軸 應是陸遠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傳高克恭的〈林巒烟雨圖〉

傅申

談一位被遺忘的清初名家陸遠

一九六六年筆者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本院所藏高克恭的十餘幅立軸畫，自以〈雲橫秀嶺〉為最可靠之代表作，其他的以偽作居多。其中有〈林巒烟雨圖〉，品質不差，審是清初風格，但在當時不知出於何人。

一九八〇年筆者在華府佛利爾美術館工作，發現館藏徐貴名下的〈谿山無盡〉卷與故宮院藏陸遠名下同名畫卷實出一手，知其將陸遠原作偽加徐貴款而成。在擴大研究陸遠畫跡後，知其喜仿高克恭雨山圖，其筆墨風格均與院藏高克恭名下〈林巒烟雨圖〉相同，故本文得確証該圖原為陸遠所作。

在研究過程中，又發現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李成卷，波士頓博物館的永瑤軸，及私人藏的王時敏軸，均為陸遠原作被畫賈偽改而成。故本文主旨亦在彰顯這位幾被遺忘的清初名家陸遠的繪畫成就及其畫路之寬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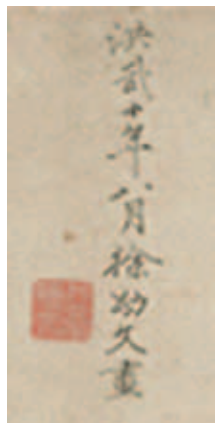
緣起：發現〈林巒烟雨圖〉是陸遠所畫

高克恭（一二四八—一三二〇）兼善山水和墨竹，是元代董巨派以及米家山水最重要的傳人，他年長於元代的第一大畫家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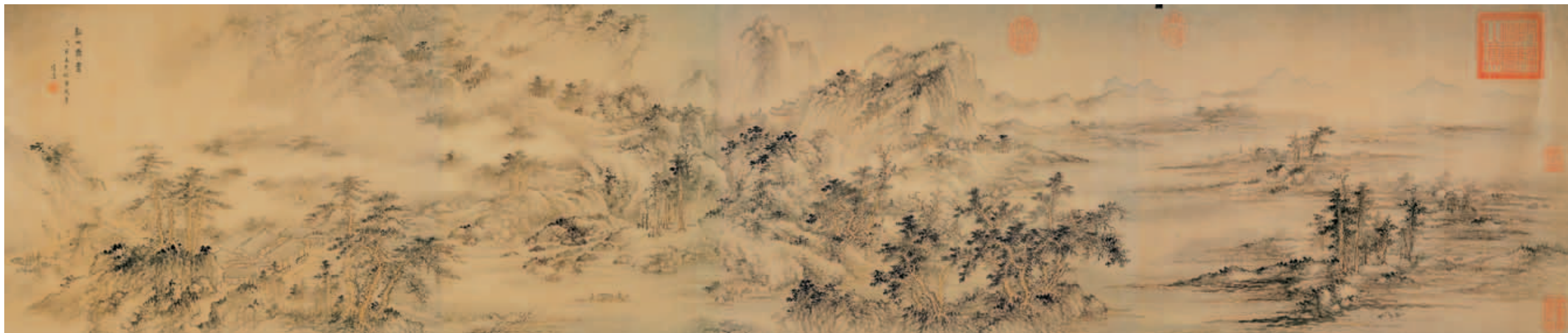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高克恭立軸山水畫共九幅，但可以確定為真的只有一幅：〈雲橫秀嶺〉（圖九），其他八幅之中〈春山晴雨〉軸上如李衍的題字為真跡，則此圖為高氏真跡，否則與〈羣峯秋色〉及〈青山白雲〉都可能是有據的臨仿本，也可例

入參考。總之高克恭的風格，在參考其他博物館中的少數真品後，尚在吾人掌握之中。因此本文的〈林巒烟雨圖〉軸（圖一）雖然是一幅品質不錯的的作品，用筆設色都稱縝密細膩，一片烟雨迷濛之景，但其時代風格，總覺得是十七世紀的作品，與高克恭





圖二 傳徐賁 谿山無盡圖 卷(局部) 應是陸遠作 華府佛利爾美術館藏



圖三 陸遠 谿山無盡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及其時代有較為顯著的距離，因此要指出此〈林巒烟雨圖〉是乙幅偽作的高克恭畫，不是困難的事。但是在高克恭之後的成千上萬的畫家中，要能確指這幅畫的作者，其難度何止千百倍！筆者之發現這是清初陸遠的作品，是因為研究其他作品時的發現。

自一九七九年秋筆者自耶魯教職，轉入華府佛利爾(Freer)美術館工作後，得機會細閱該館全部作品，其中有乙卷元末明初徐賁(字幼文，一三三五?)名下的〈谿山無盡圖卷(圖二)〉，畫得也相當縝密，但與台北故宮徐賁的可靠立軸〈蜀山圖〉軸不類，時代風格也較晚，從筆墨的風格使我想起了台北故宮所藏的陸遠同名畫：〈仿巨然谿山無盡圖卷(圖三)〉，其山石林木與煙雲的處理同出一轍，可以肯定二者同出一手，也就肯定了佛利爾美術館的徐賁實際上是清初陸遠的作品。

自此，筆者對這位享名不大的優秀畫家陸遠的作品多加了一份關注。由於這兩卷〈谿山無盡圖〉雖多煙雲，但山石的皴法渲染不全是米家法，所以一時還沒有及時將〈林巒烟雨圖〉與陸遠掛鉤在一起。

好在國立故宮博物院還藏有另一件列為明代陸遠的作品：〈摹古山水冊〉，一共十開，尺幅不小，縱三八·七公分，橫二九·六公分，畫得甚精美，仿歷代各家風格，在未開題有：「甲戌(一六九四)暮冬，寫似趙懷道兄正，陸遠。」從此冊第一開(圖四)的筆墨與以上兩卷〈谿山無盡圖〉完全吻合，顯然同出一手；而其第五開為〈米家雲山〉(圖五)，其筆墨與渲染的氣氛、雨林、村屋等等，使人立刻聯想到高克恭名下的〈林巒烟雨圖〉。

至此可以全盤肯定這一幅偽高克恭的畫作，乃出自陸遠手筆。後來再深入研究以及廣搜陸遠的作品，發現多幅陸遠所仿的米家或高克恭的雲山圖，更坐實了此一發現！列舉如下：

〈夏山煙雨圖〉軸(圖六)款題云：「辛未(一六九一)九月擬高尚書(克恭官職)夏山煙雨圖似慕齋先生正，陸遠。」

〈夏山煙雨圖〉軸(圖七)款



圖六 陸遠 擬高克恭夏山煙雨圖 軸 天津市立藝術館藏

- 二、〈夏山煙雨圖〉軸（圖六）「辛未（一六九一）九月擬高尚書，……似慕齋先生正。」
- 三、〈煙雨圖〉冊頁（圖五），「甲戌（一六九四）暮冬寫似趙懷道兄」，見〈摹古山水冊〉第五開。
- 四、〈夏山煙雨圖〉軸（圖七），「辛巳（一七〇一）中秋訪高彥敬……呈圖南先生正。」
- 五、〈江邨煙雨圖〉卷（圖八），「庚寅（一七〇一）清和仿高彥敬……時年八十。」

確證傅高克恭〈林巒烟雨圖〉軸並非真蹟

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老人。在元代書畫史上，其異於唐宋及明清時期者，其一即為西域回族的漢化



圖五 陸遠 摹古山水冊 第五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陸遠 摹古山水冊 第一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以上這些存世的作品，可知陸遠作雲山烟雨的景色時，都是以高克恭為師法對象的，因此故宮的這幅〈林巒烟雨圖〉軸，如果不是陸遠有意作偽，則其原題也應該大約如此：

「（紀年）仿高尚書（或彥敬）林巒烟雨圖，陸遠。」吧。

書畫家的參與，在書法史上有康里子山兄弟，在繪畫上，即為本文主角之一：高克恭。高氏出生於河北涿州房山，其父高亨飽讀詩書，故克恭的儒學甚深，元世祖時即入仕，至元十三年（一二七五）首次官江南，不久北調，四十二歲（一二八九）時再到江南，與李衍、鮮于樞及鄧文原等為至交。畫山水初學米氏父子後兼學李成、董巨，墨竹則師王庭筠。

高克恭的基準作〈雲橫秀嶺〉軸

題云：「辛巳（一七〇一）中秋仿高彥敬（克恭字）夏山煙雨呈圖南先生正，陸遠。」

在美國舊金山美術館中有陸遠的〈山水圖冊〉五開，其第四開為雲山圖，未開雪景紀年為「癸卯立秋日」，此「癸卯」似為一六六三年，其時陸遠三十三歲，是目前所知他最早的作品之一。（註二）此圖章法較簡，但雲氣暈染已見成熟。

在陸遠的傳世作品中，尚有乙幅仿高克恭的〈江邨煙雨〉圖卷（圖八），全卷作米家雲山風格，其山村雲樹與本文主圖〈林巒烟雨圖〉軸極容易看出是出於同一手筆。更且此畫就是「仿高彥敬」的煙雨景，雖是橫卷故其風格不像〈林巒烟雨圖〉的山勢較為高聳，但是坡岸、叢樹、村舍、山嵐、米點、雲氣，以及天空水際的渲染法等等，無不相合，不難看出是同一手筆。因此，綜合以上所搜集到的陸遠名下的相關作品計有：

- 一、〈雲山圖〉冊頁，「癸卯（一六六三）立秋日寫」，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藏〈山水冊〉第四開。



圖七 陸遠 夏山煙雨圖 軸 廣東省博物館藏

(圖九)，此畫尺幅不小(一八二·二×一〇六·七公分)，主峰堂堂高聳，有小峰左右擁繞，以短披麻皴輔以米家橫點。鉤勒留白，浮雲橫亘山腰，坡腳渾厚，近景左右土坡，仿米家無根雜林，水中微染，天際上濃下淡，全幅大氣氤氳，是元代董巨二米派之代表作品，在傳世趙孟頫的作品中，也沒有可以比擬的氣勢。

此畫雖然沒有高克恭的名款和印章，但是有高氏兩位摯友的真跡跡跋：

李衍(字仲賓，號息齋道人，一二四四~一二三〇)長題云：

予謂彥敬畫山水，秀潤有餘而頗乏

時，可以立即見其不類高氏筆墨。再稍加推搗，作畫年月及畫上元明人題跋，更是顯而易見這絕不是一幅真的高克恭作品！說明如下：

首先，根據鄧文原所撰〈高公行狀〉有高氏的明確生卒年：

公生于戊申十一月×日，享年六十有三。

戊申爲一二四八，六十三歲時爲一三〇一年。鄧文原較晚卒于一三二八年，故能爲高公撰寫〈行狀〉。

然而此〈林巒烟雨圖〉上高克恭的紀年款竟然是：「元統癸酉夏六月」。查「元統」只有兩年爲一三三三、一三三四，癸酉爲一三三三。其時不但高克恭已經去世二十三年，連爲高氏撰寫「行狀」的鄧文原也已去世五年了！這當然是不言可喻的僞跡。由於古人不像吾人可以輕易查知高氏生卒，也並未使用中西曆對照，輕易查出此畫年款已在高氏卒後，所以不易發覺此畫年款與高氏卒年的抵誤，因此情有可恕。

爲了排除這並非畫家自己誤寫干支紀年，筆者在此再增加一個證

筆力……此軸樹老石蒼，明麗灑落，古所謂有筆有墨者，使人心降氣下，絕無可擬者，其當寶之。至大己酉(一三〇九)夏六月薊丘李衍題。

李氏題時，高克恭尚在世，且由於李衍的書畫存世尚多，此題出於李衍親筆書寫，無任何疑義。高克恭除了畫山水名世，他對墨竹也有研究，而且甚爲自負。曾自題畫竹云：

予昂寫竹，神而不似；仲賓寫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兩此君也。

可見高克恭與李衍二人相互直言批評優劣，關係非比尋常。

據，就是在書法上也可以證明此畫上高氏所題的款書，並不是高氏真跡。高氏書跡極少，但北京故宮高氏所藏的〈竹石軸〉上有「克恭爲子敬作」六字，可以比證〈林巒烟雨圖〉軸上的款書必然是僞跡，因而可以確證此畫並非高氏真跡。實際上，高氏一生中也沒有經歷過「元統」的年號。這是所謂的「硬傷」，也暴露出改款作僞者的無知。或是故意露出馬腳？

至於畫幅上紀年至正廿三年(一三六三)署款「紫芝俞和」的題詩，其書風與偽高克恭的款題似乎同出一手。至於紀年成化庚寅(一五九〇)署款「長州吳寬」也顯然是僞跡。只剩下畫幅中央上方的乾隆題字是真跡。因此，這幅畫作的時代上下限，當在吳寬(一四三五~一五〇四)與乾隆(一七一一~一七九八)之間，這是可以容易決定的。

但是這幅〈林巒烟雨圖〉究竟是出于何人之手，如果不留意到陸遠(一六三一~一七一〇後)畫跡的話，其可能性仍然太多，無從捉摸。

鄧文原(一二五八~一三二八)幼于高克恭十歲，二人極爲相得，高氏官杭時，受其知遇，後同朝爲官十年，故相知甚深。高氏歿，〈高公行狀〉即爲鄧文原執筆，其相知之深，可以概見。今此圖上有鄧氏題云：

往年彥敬與僕交極厚善，嘗見作畫時，真如蒙莊所謂痾僕承蜩者。蓋心手兩得，物我俱忘者也。

可知鄧氏曾親見高氏作畫，由他來鑑定最爲可信！更何況鄧氏說：

此卷擬董元，尤得意之筆！九原不可復作矣，令人雪涕。

在鄧氏眼中，此幅還是高氏的「得意之筆！」只要這一則題在畫絹上的鄧文原是親筆書法，則此軸必定是高克恭真蹟無疑！筆者曾研究鄧氏書法，先後發表二文(見《書史與書跡》)，此題即爲鄧氏傳世書蹟的基準作之一。

吾人比觀所有傳世高克恭畫蹟，此〈雲橫秀嶺〉軸爲基準作之首選，其他如上海博物館之〈春山欲雨圖〉軸，畫風雖與此小異，仍顯見相通。

因此當吾人見〈林巒烟雨圖〉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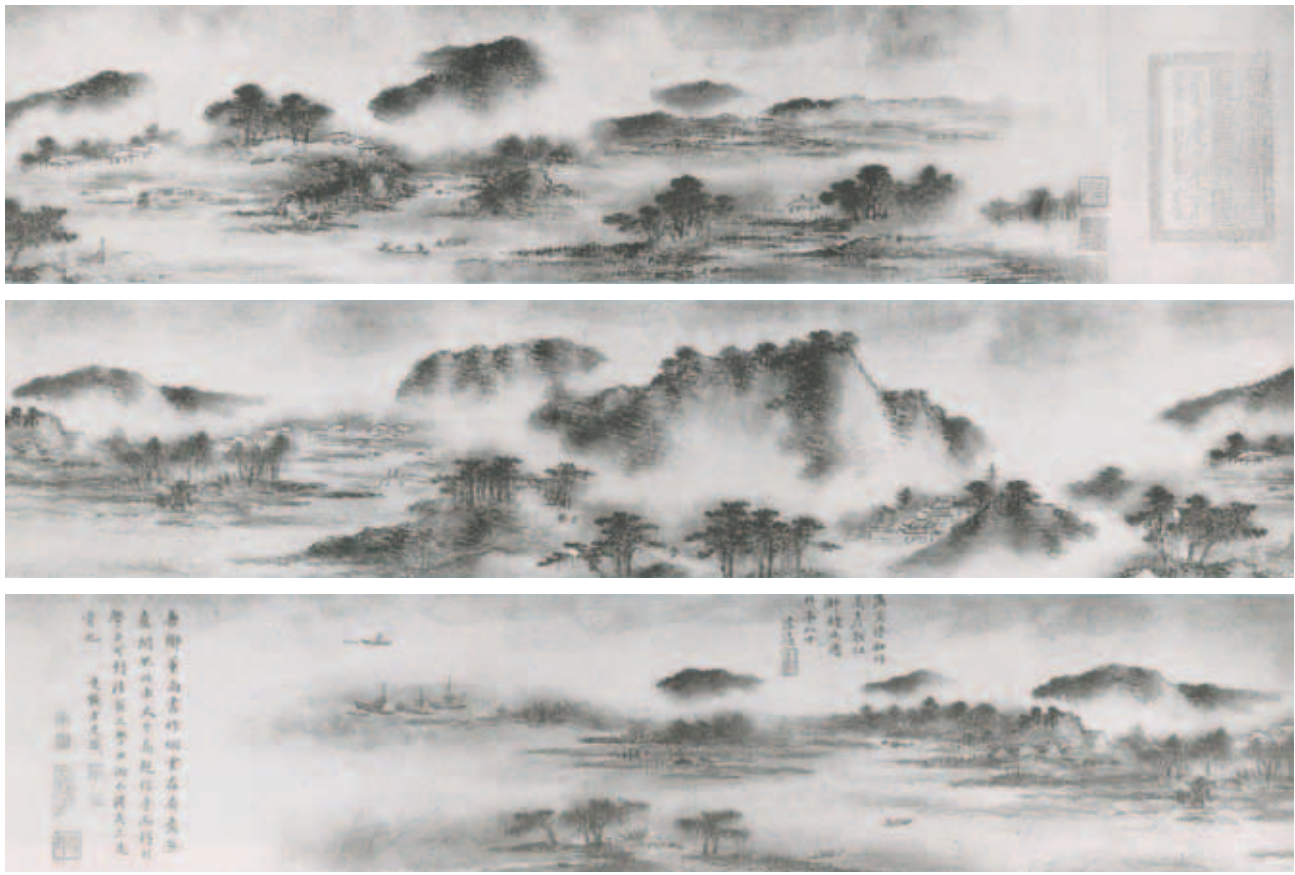
陸遠其人與畫

關於這位畫家陸遠，吾人知之甚少，可由《中國書畫全集》、《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篇》及《中國書畫史圖錄》、《中國書畫家印鑑》、《支那名畫寶鑑》等諸書未收其作品可知；但在《中國美術家人名大辭典》(俞建華編，頁九八一)中竟然還有兩位陸遠，均作清人，但無生卒年：一、字清寰，浙江湖州人，一作松江人。作山水及設色花鳥，俱效法陸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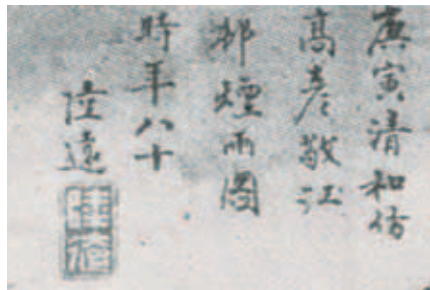
二、字靜致，善山水，宗法米氏。根據筆者的研究，本文討論的〈林巒烟雨圖〉，乃是出于後者之手。從他傳世作品的署款中，知道他是「古吳」人，應是蘇州人。有時也簽：「桃花塢陸遠」，可見他也與唐寅同里，即蘇州閶門內北城下，唐寅曾築桃花庵於此。

雖然他的作品，頗多紀年之作，但也只署甲子，並無年號，因此《石渠寶笈》與《故宮書畫錄》、《故宮書畫圖錄》等均將他列於明代。

關於他的生年，陸遠有一幅〈江



圖八 陸遠 江邨煙雨圖 卷 貴州省博物館藏



圖八a 陸遠 江邨煙雨圖 卷 貴州省博物館藏
此卷紀年庚寅（1710），時年八十，為唯一可推算陸遠生年之作品

邨煙雨圖》（圖八），畫中款識除紀年之外並有年齡：「庚寅清和，……時年八十。」（圖八a）

陸遠的生年，本來是沒有史料記載的，但就在這一卷上，陸氏在紀年庚寅之後，又加了一句：「時年八十」。

因「庚寅」之上無年號，只能大略依其畫作的時代風格屬明末清初約略推斷。但這是可以推斷陸遠生年的唯一作品。而筆者在王翬（一六三二～一七一七）的《夏木垂陰圖》軸（圖十）上，發現了陸遠及高簡（一六三四～一七〇七）的題詩，三人的紀年均作「庚辰」，從王翬及高簡的生卒年來看，這「庚辰」一定是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而且知道這三人都可能是共同的詩畫友。

結合了以上兩條線索，可以確知陸遠是清初活動於康熙間的畫家。也因此知道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一七一〇）時他是八十歲，以中國習慣計算，陸遠應生于明末崇禎四年（一六三一），較王翬年長一歲。但

對其卒年仍無從確定，所以對某些紀年無從確定是二、三十歲或是八、九十歲的作品。

經過初步較全面的搜尋，其繪畫作品可見於《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及近代各拍賣公司的圖錄中，倒有不少作品供吾人瞭解他個人較全面的畫風，茲先將其紀年作品依年序先後排列，再將無紀年作品列後：

- 一六五七丁酉秋日（擬趙大年筆法）（嘉德二〇一·十一）
- 一六五七丁酉嘉平（擬趙大年秋林問道）（朵云軒一九八八·十一）
- 一六五八戊戌仲春（溪山雪霽圖）。天津市藝術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頁二七五）
- 按：以上三幅，其創作年份，是否存在後一甲子，尚不確。
- 一六六二壬寅（溪山高隱）（瀚海二〇〇一·六）
- 一六六五乙未中秋作（山水圖）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一六六五乙未（仿劉松年江村蕭寺）扇面（嘉德二〇〇四·十一）
- 一六六八戊申初冬（擬李營丘筆）

（香港佳士得一九九六·十一）

一六七二戊子嘉平（雪江訪友圖），浙江省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一，頁八三）

- 一六七五乙卯（山水冊），郭沫渠《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
- 一六七八戊辰秋九月（仿劉松年清溪晚渡）（朵云軒一九九八·十一）
- 一六八二壬戌四月望後（山居讀書圖），紹興市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一，頁二五〇）
- 一六八二壬戌初冬（山靜日長圖），遼寧省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五，頁一六九）
- 一六八四甲子二月望後（夏木深秀圖），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四，頁二九四）
- 一六八四甲子（觀梅圖），（《南宗名畫苑》六）
- 一六八八戊辰（仿古山水圖）冊，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四，頁二九四）
- 一六八八戊辰臘月（梅華書屋）（保利二〇一·春）
- 一六九一辛未九月（擬高克恭夏山

烟雨圖》（圖六），天津市藝術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頁七六）

- 一六九一辛未清和（擬劉松年桃源春霽圖）（圖十四）（香港佳士得一九九九·四）
- 一六九四甲戌暮冬（摹古）山水冊十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一六九五乙亥五月（仿巨然谿山無盡）卷（圖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一六九六丙子秋月（擬李營丘筆），廣東省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三，頁二二六）
- 一六九六丙子初夏（擬劉松年林泉高士圖）（上海國際商品，二〇〇二·六）
- 一七〇〇庚辰長至（題王翬夏木垂陰

從傳高克恭的〈林樹烟雨圖〉—談一位被遺忘的清初名家陸遠



圖十 王鞏 夏木垂陰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有陸遠題詩

子久谿山雨過圖」在《石渠寶笈三

員，並非一位純職業畫家。

另有紀年為「乙未冬日，擬黃

首：

春深喬木綠陰齊，北舍南村祇隔溪；
孤艇隨風獨來往，楊花撲撲過小橋西。

又題自畫〈松閣高吟圖〉：

春林如染綴溪容，幾處幽居倚碧峰；
不是兩翁情結久，白雲深杳未能逢。

此畫上款的稱呼作：「老詞宗」，這

是對詩文圈「詞章之宗匠」的尊稱，

也就說明陸遠本人也屬於詩文圈之一

昌畫論的影響，與他的畫友王翬大略

相同，是走復古和集大成的路線。

首：

春深喬木綠陰齊，北舍南村祇隔溪；
孤艇隨風獨來往，楊花撲撲過小橋西。

又題自畫〈松閣高吟圖〉：

春林如染綴溪容，幾處幽居倚碧峰；
不是兩翁情結久，白雲深杳未能逢。

此畫上款的稱呼作：「老詞宗」，這

是對詩文圈「詞章之宗匠」的尊稱，

也就說明陸遠本人也屬於詩文圈之一

圖〈圖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七〇一辛巳中秋（仿高克恭夏山烟

雨〉（圖七），廣東省博物館（《中

國古代書畫圖目》十三，頁二〇六）

一七〇四甲申（仿燕文貴山水軸），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

圖目》十，頁二七五）

一七〇九己丑中秋（仿黃子久溪山秋

靄圖），蘇州博物館（劉九庵《宋元

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

一七一〇庚寅清和（仿高彥敬江邨

烟雨圖卷）（圖八），貴州省博物館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八，頁

二九）

另有無紀年作品多件：

〈松閣高吟圖〉，臨海市博物館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一，頁

二七六）

〈桃花源圖〉，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頁

七六）

苑、許道寧、劉松年等

從上列的作品，陸遠雖以米氏及

高克恭的雲山見稱，但從他的仿古山

水冊中的多樣性以及諸仿古立軸，知

其畫風寬廣，而喜仿李成、劉松年、

趙大年的宋人畫風，在元代則學高克

恭和趙孟頫，偶然也仿黃公望。大體

來說，他走的方向與清初畫壇受董其

昌畫論的影響，與他的畫友王翬大略

相同，是走復古和集大成的路線。

首：

春深喬木綠陰齊，北舍南村祇隔溪；
孤艇隨風獨來往，楊花撲撲過小橋西。

子久谿山雨過圖」在《石渠寶笈三



圖九 高克恭〈雲橫秀嶺圖〉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傳李成 山水人物圖 卷 應是陸遠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於陸遠之名不顯而將之截去，偽加「營丘李成」的款，這是將無名改為有名，小名頭改為大名頭；又以晚近的時代（這是指此畫在清代入宮之前，偽改的時間距離陸遠去世較為晚近。按此畫不見於《石渠寶笈》各編中，或進入內府的時間當在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編成《三編》之後）改為較古早的時代，（以清初改為北宋）也就是所謂「向上差配」，以增加市場價值的意思。

二、傳徐賁（一三三五—一三九三）



圖十二 傳王時敏 清溪載鶴圖 軸 應是陸遠作 私人收藏

按此畫為筆者研究陸遠之動媒。其時筆者因一九六八年美國克里夫蘭美術館由何惠鑑先生主辦元代藝術大展，因而關注到元四家之後元末明初的小名家，包括徐賁和馬琬等作品的時代風格和真偽問題，一九七九年筆者入華府佛利爾美術館工作，見館中所藏徐賁名下〈谿山無盡〉卷，筆墨雖有一定水準，但是不合元末明初的時代風格，也與徐賁的代表作〈蜀山圖〉等不類，後來想起台北故宮

編》二六八九頁的〈國朝名人畫扇面〉冊中者，雖明署「乙未」但因不知陸遠在八十歲後更有幾年，因此有一六五五及後一甲子為一七一五年的可能，前者為陸遠三十五歲，後者為八十五歲，他是否能如此高壽，目前不得而知。

又以上同書著錄有「丙子嘉平月仿元人〈歲朝喜慶圖〉軸」，雖然丙子為一六九六，合乎前述陸遠的創作年代，但由於用筆風格並不相近，或許就是記載中的另一陸遠吧！

陸遠被偽改的其他宋、元、明、清畫

前文已證實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傳高克恭〈林巒烟雨圖〉圖軸原是一幅清初陸遠所作，除此之外本院尚有另一幅宋畫也是陸氏所作。

一、傳李成〈山水人物〉卷（圖十一）
絹本小青綠，縱三三·五公分，橫二四·一公分。款作：「營丘李成」。四字細小纖弱，當然是後加，但並非是陸遠筆跡。全卷作雪景，卷中描繪一巨型渡船，上約有二十七

人，自畫面左方划向右首，兩岸均有待渡者十餘人，右方山側坡岸雪林間有村落一座，左端在高樹澗側藏有寺觀一座。

在上述存世陸遠畫跡中，有：
鎮江博物館所藏有陸遠〈仿李營丘山水圖〉作於戊辰（一六八八）秋。

廣東省博物館藏有〈仿李成山水〉圖，紀年丙子（一六九六）秋。

香港佳士得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拍賣作品中有〈擬李營丘筆〉，紀年丙申（一六六八）。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陸遠〈摹古冊〉十開，雖未題仿何人，但未開雪景，其林木、山石、村舍、舟船均可比證此李成卷實為陸遠所作。

故宮卷拖尾另紙有：黃琳及宋濂二詩跋，既未及畫者為誰，其書跡亦偽，自不足據！而且書風均與陸遠無關，因此故宮所藏李成名下的〈山水人物〉卷應當不是陸遠有意偽作，而是畫賈將陸遠題在卷尾的原題可能類似：「某甲子，擬李營丘筆，古吳陸遠。」

的一卷同名爲〈谿山無盡〉手卷（圖三），但是列於「明代」的陸遠，並有自款：「谿山無盡（篆書），乙亥五月仿巨然筆。陸遠。」由於這一卷陸遠的畫風，特別是披麻皴系的「解索皴」與同爲故宮所藏的陸遠〈摹古〉山水冊中的第一及第八兩開的皴法、林木、苔點、雲氣、設色以及款字書法等等，都可認出同一手筆。且冊頁紀年「甲戌（一六九四）暮

冬」，而手卷爲「乙亥（一六九五）五月」二者相隔才半年，無怪二者風格如此相似，因此可以肯定此二者皆爲陸遠真跡。

另要指出的是，以上在故宮的陸遠一卷一冊，在乾隆十年（一七四五）編纂《石渠寶笈初編》時都將陸遠列爲明代，可見參與的編者對他是陌生的。雖然吾人已經知道他生於崇禎四年（一六三一），是明

末出生的，但是比陸遠出生更早的二王，王時敏（一五九二—一六八〇）和王鑑（一五九八—一六七七）都理所當然地列於清代，對於比較晚出三、四十年，在明亡時才十四歲的陸遠，當然也應是清朝人。這只是從側面顯示了陸遠的知名度在乾隆時就較低，也無怪後人要將他仿古的作品偽改成古畫了！

由於故宮的陸遠〈仿巨然谿山無盡〉卷，自題〈谿山無盡〉於卷尾，因此吾人相信上述佛利爾美術館卷在偽改並加「徐幼文畫」偽款之前，陸遠也曾自題此圖名於畫上，卻爲後來圖利者切去並偽造了姚綬（一四二三—一四九五）款的〈谿山無盡〉四大字的引首於卷前，以及洪武年間的唐肅到成化年間的沈周和吳寬等偽跋七則於卷後拖尾。期待以此畫的水平來矇混不太熟悉徐黃風格的買家，佛利爾美術館終於上鉤了！

三、傅王時敏〈清谿載鶴圖〉軸（圖十二）

由於對陸遠的畫風和用筆有了適度的掌握，在翻閱拍賣圖錄時，



圖十三 傅永瑤 山水軸 應是陸遠作 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十四 陸遠 擬劉松年桃源春霽圖 卷 香港佳士得1999.4

又在無意中發現了一幅有王時敏款款的〈清谿載鶴圖〉軸，也是出於陸遠的手筆。此畫有三行題字：「己未（一六七九）十月望後爲蘧園年親臺寫清谿載鶴圖。王時敏。」

雖然名款王時敏三字與真跡相似，但整體書風不類。所以也沒有可能是陸遠爲王時敏代筆的作品。又從常見的陸遠題畫的書風，也看不出這三行字是出於陸遠的刻意模仿，所以也排除了陸遠僞作其同時前輩王時敏的可能。筆者的看法仍然是出於牟利者改款僞添者之手。

筆者對此一僞王時敏軸尚有一

不解之處，就是此畫風格與一般王時敏宗仿董巨一脈專學黃公望的披麻皴系完全無關，水際山石均作方折峻峭的造型，有堅硬的感覺，倒是與陸遠宗學劉松年的畫風相近，近坡的老樹枯枝近蟹爪法，中景的兩株喬松與雜樹以及全幅章法，江中一舟等也都與陸遠〈擬劉松年桃源春霽圖〉（圖十四）（私人藏）相近，至於此畫中有陸遠最爲精工的屋宇水閣，也可於臺北故宮所藏的〈摹古冊〉中第四、六兩開中略見一二。至此，筆者覺得

故宮的陸遠〈摹古冊〉十頁是代表陸遠仿古風格的大成，吾人如果將此冊不同的風格熟記於胸中，則立刻可辨被僞改的陸遠。

四、傅永瑤〈山水軸〉（圖十三）

永瑤（一七四三—一七九〇）是乾隆第六子，封質莊親王，號九思主人。山水由王時敏、王原祁祖孫上窺黃公望（《八旗畫錄》等）。

波士頓美術館《元明清畫帖》一七二號的〈山水軸〉。筆者翻閱到此圖時，以爲又找到一幅陸遠，但一查目錄，此畫卻在永瑤的名下！細看此畫山皴苔點喬松林木，及暈染手法全是陸遠。永瑤年歲爲一七四三至一七九〇，晚出於陸氏百餘年（一六三一與一七四三之差異），故陸遠不可能爲皇子代筆。查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中藏永瑤山水軸十一幅，題款不同於一般宮廷或詞臣畫家作「臣」字款而作「子臣」，其全款皆作「子臣永瑤恭畫」。但是，波士頓此畫只作「臣永瑤恭繪」，所以可以確定這是一幅陸遠的畫被去款，然後僞加永瑤的名款來冒充皇子的作品。

在陸遠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他的〈擬劉松年桃源春霽圖〉（圖十四）軸可以與此永瑤款的畫相比，該畫款題云：

辛未（一六九一）清和，擬劉松年
桃花源春霽圖，廣平兄奉祝建三親
翁壽。陸遠。

特別是此畫中前景的兩株高大的喬松，其姿態、松幹、出枝布葉再加二畫中都有不少繁枝斜伸的花樹。很容易看出與永瑤款的山水畫同出一手。而且二畫的布局也相近，只是此圖是仿劉松年，所以皴法不同，但永瑤款中的山石皴法卻是陸遠的個人代表皴法：解索皴（扭曲的披麻皴），很容易被指認出是出於陸遠的手筆。

只是令人驚訝的一點是，陸遠是屬於仿古一派的畫家，前述陸遠三畫都被偽改成宋李成、元高克恭和明初的徐賁以及清初的王時敏等，這一次陸遠的畫卻被偽改成比陸遠還晚一百多年的作品！可能因為永瑤也是源出於王時敏祖孫仿古派的緣故吧！

結語：一位被遺忘的清初名家

特色，然後再去鑑定出被偽改的陸遠畫，倒就成了不是一件困難的事。這樣的個案，很像劉九庵先生有一天發現了吳應卯和文葆光兩位自款的代表作，然後可以據以鑑定他們二位所偽作的祝允明。這也是為什麼筆者要研究張大千的繪畫歷程，然後才能清楚掌握他各階段的眾多面目各異的與古人血戰的副產品或遊戲之作，而盡可能地將其一網打盡，可以節省眾多的時間與人力。

二、兩個同時代的陸遠

同名同姓，而又生在同一時代，又同是畫家，而且在風格上是大同小異，這就使人在研究時產生較多的困擾。到目前為止，就筆者所搜集到的陸遠名下的作品中，以本文所論，善作米家山及解索皴，字為「靜致」的「古吳」（蘇州）人的較多。

另一位陸遠，一說是浙江湖州人，又作松江人。就目前而論，從風格上即可區分為另一位陸遠所作的有三幅：

1. 〈歲朝喜慶圖〉軸，紀年丙子（一六九六）嘉平月，仿元人。為清宮

陸遠

筆者經過較全面搜集陸遠的作品，覺得他的畫作不論筆法章法卻都很縝密，取法也很廣，走的是摹古路線，所以與同時代的正統派畫家王翬頗為相近，但個人風格顯著，特別是披麻皴系中的解索皴頗有個人特色。他所崇尚的古代山水名家從董源、巨然、趙大年、高克恭、趙孟頫的南宗系統，也仿李成、燕文貴的北方系統，以及劉松年的南宋院體。

他的特色除了縝密之外，在皴染和布景上略嫌瑣碎，濃淡對比也稍強，總之較乏渾然大氣。故終其一生，雖然高壽，也能詩文，與王翬等也有交往，但是似乎在活動力和作品數量上都不能與並時的大家相比。因此作為康熙朝的畫家竟然在乾隆時代已經不明其真實年代而誤作明代，以致於他的仿古作品包括本文的主題傳高克恭〈林巒烟雨圖〉被偽改為高克恭，在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的藏品中另一幅〈雪景待渡圖〉被偽改為李成，另一幅仿巨然的手卷被偽改成元末明初的徐賁。或許被偽改為宋、元、明、

舊藏，著錄於《石渠寶笈三編》中，畫上有乾隆乙巳（一七八五）新正御題。

2. 〈山水〉軸，私人藏。無紀年，畫風略近沈周。

3. 〈擬巨然山水〉軸，無紀年，作披麻皴。

就品質優劣而論，以蘇州的陸遠為勝，也較具有明顯的個人風格，可以說自成一格。

三、若干蘇州陸遠的作品定年問題

本文中討論陸遠生卒時已經述及其生年的考訂，是由他八十歲時的紀年作品，再從他庚辰（一七〇〇）年題王翬同年所作山水的交叉證據上推算而得，可以肯定他的生年為一六三一，但因他長壽，至少活八十，又不確知其卒年，但至少超過一甲子又二十年，也就是說他一生中可以有若干相同的甲子紀年，這就造成了若干紀年作品推算的困難。

據實例來說，在《石渠寶笈三編》中有〈名人畫扇〉冊，有陸遠〈仿黃公望溪山過雨〉一扇，紀年「乙未冬日」，此「乙未」在陸遠

清的畫跡尚不止此，希望筆者對他的發掘，讓他稍稍恢復該有的聲名；並期待讀者順藤摸瓜，找出更多被偽改的陸遠畫作！

餘論二則

一、鑑別問題

至少在筆者深信本文將傳高克恭〈林巒烟雨圖〉圖軸鑑定為明末清初的畫家陸遠所作，可以成為定論。這是由於傳世有足夠陸遠自款的作品供吾人研究。雖然他的名氣不大，乏人注意更遑論研究介紹，所以他幾乎成了一名隱形畫家，無怪他的畫作往往被偽改成其他的名家，化身為本文中的李成、高克恭、徐賁、王時敏和永瑤等等。這些作品在分別為鑑家作個別畫家的研究時，要定出是偽李成、偽高恭、偽徐賁、偽王時敏等等其實並不困難，但是如果你從來沒有注意過甚至聽到、見到過陸遠畫作的話，那是絕不可能也是永不可能鑑定出以上這些畫都是出於陸遠之手的！

其實當您在較全面地認識了陸遠的畫作之後，由於他具有個人的

一生中可能有兩次，一是一六五五，一是一七一五，如果是前者，陸遠為二十五歲，似太年輕！若是後者則為八十五歲，但吾人並不知道他還在世與否，所以尚不能確定究屬何年。同樣的，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中有紀年「戊戌」的〈溪山雪霽〉圖，可以是一六五八，陸遠二十八歲，也可以是一七一八，陸遠八十八歲，同樣的難以確定，因為一般畫家傳世的作品很少只有二十幾歲的。這一類大約在西元一六六〇年前的紀年作品，是否要後推六十年，目前尚不能確定。^註

作者為台大藝術所退休兼任教授

註釋

1. 此「癸卯」除了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三）外，或有以為可能是雍正元年（一七三三），但因為知道陸遠生于崇禎四年（一六三一）（見下文），如果完於一七三三年，則其時陸遠已九十二歲，或許其時陸遠已經去世。從畫風看，也近似于陸遠年輕時所作。因此，暫以定於一六八三年，陸遠三十三歲時所作。